

谭氏三代与孙中山宋庆龄的情缘(下)

◆ 赵丹青

宋庆龄对“阿怀”一家人的关爱

历史总是惊人的巧合，谭保罗也未曾料到，3岁的自己也循着祖母和父亲的足迹，住进了香山路7号。抗战胜利后，在宋庆龄的关怀下，谭雅馥携全家于1945年11月至1947年5月，暂住于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，并在此期间放弃居住，当起了故居的保管员。此时，宋庆龄居住在上海靖江路45号。

年过古稀的谭保罗幸运地保留着四张在香山路7号嬉戏的留影，这些经历过几多历史跌宕的珍贵影像，是他童年欢乐的真实写照。

习惯对往事沉默的父亲从不主动向儿女们提及孙中山、宋庆龄与自己的关系，唯有谭保罗在偶然的一次机会中见证了这段沉静厚重的情谊。为新中国儿童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宋庆龄，打心底里喜爱小朋友。谭保罗也记不清是在几岁，他由爸爸带领着，前往淮海路宋宅参加了宋庆龄为孩子们举办的联欢活动。后来，爸爸又几次吩咐他把东西送到淮海路寓所。有一次他还专门去“凯司令”买了宋庆龄喜爱的蛋糕。

在合肥谭保罗的家中，珍藏着宋庆龄写给谭家的一些书信与明信片，经笔者整理，这批资料可分为6封完整的书信、2张便笺、4张明信片及5张贺卡。谭保罗从历次抄家和拆迁的劫难中“抢救”下来的珍贵资料，传承着家族历史中的情谊，也铭记了宋庆龄对谭家的关心与爱护。

这些亲切、生动、质朴的文字，流露出的是一位伟大女性对至亲家人的爱意，他们相伴多年，彼此是那样的熟悉。最早的两张明信片是1936年宋庆龄分别于庐山牯岭和杭州寄出的，嘱咐谭雅馥转交给母亲林耀梅，因此使用了中文。如果单独致信谭雅馥，宋庆龄多数就依自己的习惯写英文，用“AhWai(阿怀)”或者“Alfred”称呼。

这些资料中很突出的一类是节日祝福。1964-1966年宋庆龄寄给谭雅馥一家的新年贺卡有幸完整地完整保留了下来。1957年宋庆龄

在前苏联访问时恰逢“十月革命节”，还特意从莫斯科寄给谭雅馥一套纪念信封。每逢新年或节日，通过贺卡给亲友们送去诚挚的祝福，应该是宋庆龄长期保持的习惯。

另外，从交流日常生活的信件中可以体味到，宋庆龄对于长期共同生活的晚辈林耀梅和谭雅馥，是了解和疼爱的。像无数个家庭一样，他们也分享着属于三代人之间的生活琐碎和默契，蕴含淡淡的温馨。其中最年幼又懂英文的谭雅馥，经常担任宋庆龄与母亲之间的“信息传递员”。在1936年的一封信中宋庆龄这样写道：

亲爱的阿怀：

请告诉你的母亲在8月31日前将家中收拾停当。我将在不久后回去，于8月31日或者9月1日到家。乘车还是坐船，不论怎样，我随后会告诉她的。

这里的天气是不错，但我有工作要完成，非常期待早点回家。希望你们都好！致以我最诚挚的祝福！

你的罗莎蒙德

1936-8-24

渐渐地“阿怀”长成了大人，虽然工作繁忙，宋庆龄仍旧惦念着谭雅馥生活和工作的动向。在他回翠亨探亲，并打算在广东和香港谋职的时候，宋庆龄很关切地予以了物资的支援，也为他的未来做着盘算。展读这份泛黄的信纸，一个慈爱长辈的形象立刻跃然纸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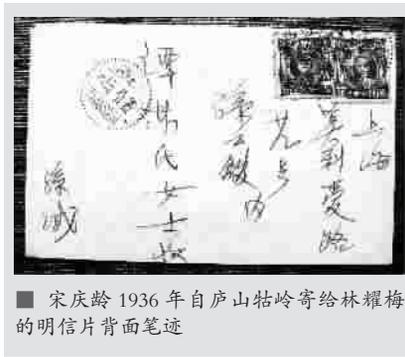
亲爱的阿怀：

随信附400美元。其中的100美元，你在广州时，可以给外祖父，或者替我买些礼物送给家里人。剩余的钱作为我给你的礼物，资助你这次出行，以及在香港工作安居。

如果在这期间内我找到适合你做的，并且比你香港的工作更好，我会写信告知。记得回信告诉我你何时到达，收到了多少钱，有些什么计划。

祝你旅行愉快！

罗莎蒙德(此信日期不详——笔者注)



宋庆龄1936年自庐山牯岭寄给林耀梅的明信片背面笔迹

于宋庆龄而言，“阿怀”不仅是被叮嘱的晚辈，也是可以分享乐趣的朋友。她欣赏了有意思的美国电影，也会想到让“阿怀”去看看。亲爱的阿怀：

南京正上映一部非常棒的电影，叫做“旧金山”，讲述的是1906年大地震的故事。今天是最后的观赏机会了，去看吧。电影在3点或5点30分开始。

罗莎蒙德(此信日期不详)

谭保罗还记得家里有“夫人”送来的东西。从信件来看，宋庆龄先后给谭家寄过奶粉、糖果、衣物和苹果等营养品。1966年得知阿怀生病了，年事已高的宋庆龄心里也很焦急。

亲爱的Alfred：

获悉你生病了我很难过，希望你能试着更加冷静看待，这样能够快些痊愈。向你及全家致以深切的爱意。

宋庆龄

1966年是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，宋庆龄特意将两枚珍贵的纪念章，以及精装版和平装版两套《孙中山文集》送给了阿怀。这是亲人间难以言传的情感和思念。

亲爱的阿怀：

随信寄去我送你的纪念徽章，望你家妥善收藏。这个徽章来之不易，是非常难得的。尽管北京天气很寒冷，还是要保证清扫卫生。

我真希望自己是在上海。
向你家人表达我的爱意。

宋庆龄

1966年1月23日

附：收信后要告诉我，记得使用信封上的名字，不要写我的本名。

“文革”开始后，也许是宋庆龄出于保护亲友的目的没有通信，也许是谭家不慎遗失，这期间宋庆龄对阿怀说的话已不存世间。1972年谭雅馥病逝的消息传来，这位看他长大的老人，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。当时，宋庆龄没有亲笔回复，只在秘书拟就的文字上签下了自己晚年的别名“林泰”。这封送到嘉兴路59号的唁电，就是宋庆龄寄给谭家的最后一封信。

陈艳雄同志：

接到八月廿五日来信，得悉阿怀同志病重逝世，深为哀悼。现请人送上伍拾圆，表示悼意并向你们慰问，望节哀和保重。祝好。

林泰

一九七二年八月廿七日

世间熙攘聚散无定，当年那个攀爬过香山路7号屋顶的天真孩童谭保罗，如今也步入古稀之年。在16岁离开上海，为江淮地区的化工事业奉献了大半生后，他和家人在合肥安稳恬淡地生活。虽然半生与父母聚少离多，祖辈的往事只遗留在脑海中星星点点，但是谭保罗仍旧不忘朴实正直、自强不息的家传信念。这份最珍贵的家产源自生活在孙中山身边的祖母林耀梅，传自受教于母亲林耀梅，又被宋庆龄关怀指导的父亲谭雅馥。当我们问到为什么父亲会选择做一名医师，谭保罗坚定地回答：“祖母林耀梅在孙中山、宋庆龄身边看过各类政治人物，厌恶国民党的腐败，就要求儿子远离政治，做正直善良的人。”不为良相，即为良医，孙中山悬壶济世的初心就这样影响着这个家庭，余缕不断。（作者单位为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业务处）

摘自《世纪》2016年第5期

傅海澜传

董煜



16.把海澜当儿子养

有段时间，砖塔胡同的小日子还是过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的。傅瑞卿尽管离开了镇国公府，但王公家的派头还在，家里养了好几个佣人，厨子叫张玉华，是个见过大世面做过大宴席的人，哪怕缺盐少油，他都会一丝不苟地按规矩做出一桌菜来。两个女佣，一个姓李，一个姓刘，不知姓名，只需称呼李妈、刘妈即可，此外，还有个叫李春的男佣。李春已经上了年纪，负责开开门、拔拔草什么的，干点杂务。他是个黄带子(清朝宗室的别称)，有时喝上二两烧酒，兴奋了，会坐在院子里跟人显摆当年他那显赫的家世，听的人由他说去，也没人表示质疑。他在傅家有年头了，所以家里人都把他当长辈看待，主人家的孩子们犯了错，他照样可以说可以指责。以后家里买了车，又雇了个叫邓树生的司机。

傅泾波有个弟弟叫傅汭波，比哥哥小9岁。傅汭波长得漂亮，高大白净，又非常聪明，能写会画，可就是不愿好好做事，常常脾气一上来就把饭碗丢了，妻子也是旗人，娘家倒是经常贴补，但日子还是过得拮据。卞莲芳心疼这个小儿子，说，你还是回家吧，只要你哥哥有口饭吃，就不会让你们饿着。于是，傅汭波便带着妻子和4个孩子统统住进了砖塔胡同，他们还带着一个女佣叫张妈，再加上傅君哲、傅保罗和傅保罗的乳母康妈，不折不扣地一大家子。

都说有了人丁才能兴旺，四合院里虽然人丁兴旺，但日子过得并不顺畅，先是傅瑞卿弃政从商后开了家瓷器厂，可惜因为经营不善，不久就破产了。后来，傅瑞卿又看上了傅保罗的乳母康妈，没过多久，他就带着康妈弃家而去。

说起这个康妈，倒也是个正经人家的太太。家里是开车行的，并不缺少少穿，因为孩子刚断奶，听说傅家要寻乳母，也是觉得傅家是个大户人家不会亏待自己，所以才应聘来到傅家。事后想起来，或许是卞莲芳跟傅瑞卿性格

脾气上有太多不相合的地方，所以傅瑞卿才会跟性格温顺的康妈走到一起。

傅瑞卿这一走，生性好强的卞莲芳如遭灭顶之灾，一时崩溃，整日神情恍惚，精神几近失常。幸亏司徒妈妈得知后，经常前来探望、安抚、开导，给了卞莲芳莫大的安慰。在司徒妈妈日复一日的关怀下，卞莲芳渐渐从阴霾中走出来，恢复了健康。傅家与司徒家的关系，也更为亲近了。

1927年，傅泾波的大女儿出生，取名暖冷，与司徒妻子同名。1929年，刘倬汉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。眼见家里人口越来越多，为了改善住房条件，刘倬汉看中了砖塔胡同20号的房子。那也是四个合院，但前后院加起来有41间房，宽敞许多。刘倬汉最看得上的是胡同里的两棵百年古槐，一到夏天，那冠盖般的浓密树荫，为树下歇脚的洋车夫们带来好大一片阴凉。刘倬汉嫁进傅家那几年一直还教着书，她待人宽厚，口碑很好，所以那家的房主知道是刘老师想买房，没二话就答应了刘倬汉分期付款的要求，由傅泾波出面买下了砖塔胡同20号，其中，刘倬汉还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。

1929年春，一家大小悉数搬了进去。9月，傅泾波的二女儿出生，取名铎若。1931年秋，刘倬汉又生下了第三个女儿，起名海澜。

海澜还没出生，就显现出她的与众不同。一连生了两个女孩，刘倬汉很想要个男孩，为傅家留个后。怀海澜的时候，刘倬汉很遭罪，一连摔了好几跤，都没把肚子里的孩子摔掉，别人都说，这么闹腾，这么结实，一定是个男孩。

那天早上，刘倬汉的肚子有了动静，立即被送进了医院。为刘倬汉接生的是全国有名的接生圣手林巧稚大夫，等海澜呱呱落地，林大夫便连连称奇，说这孩子的脖子上被脐带缠了好几圈，要在别人，大概早已夭折，可这孩子却健康康地活了下来。

见还是女孩，刘倬汉有点失望，女孩也生得够了，便随口说了一句，就叫小够子吧。傅泾波倒不嫌弃，反而经常儿子儿子地叫，把海澜当儿子养。因为算命先生说海澜的生辰八字中五行缺水，所以傅泾波为三女儿取名海澜，希望女儿的一生始终能得到海水的陪伴，活得滋润润。

34.小皮匠的名声彻底臭了

小皮匠骑车走后，鹅蛋脸就发呆了。女人出门谈朋友，身上不会带钞票的，吃饭看电影都是男人付账，这是有规矩的，天经地义的。鹅蛋脸那天身无分文，是走回去的，路又不熟，方向搞错了，从漕河泾走到城隍庙去了，远开八只脚。后来一路走一路问，走到黄河路介绍人的家里，走走歇歇，十足花了六个小时，筋疲力尽外加一肚皮委屈。到了介绍人家里，鹅蛋脸皮鞋一脱，坐在床上一边揉脚，一边号啕大哭，说小皮匠不诚心交朋友，把我拖到漕河泾，啥个兜风，是买旧轮胎去的。这么远的路，一瓶汽水也不买，一分铜钿也不用，还丢下我不管，叫我自己走回来。介绍人听了也十分气愤。

小皮匠回来后，事情弄停当，要紧去找鹅蛋脸一道去吃排骨年糕，找来找去找不到。找到介绍人家里时，鹅蛋脸啰啰嗦嗦开始第七遍控诉了，而且补充了新的内容，说小皮匠在一条小马路上，把她推到一棵树的下面，假惺惺要帮她算命，横摸竖摸摸她。介绍人本来心里已经厌烦鹅蛋脸了，像祥林嫂一样，一桩事情翻来覆去讲，眼泪鼻涕嗒嗒滴，劝也劝不好，听到这里，介绍人兴趣来了，问鹅蛋脸：“摸你什么地方？”鹅蛋脸不说详细，哇哇大哭。介绍人再三问，鹅蛋脸还是不讲。介绍人想事情严重了，小皮匠人品不好，第二次见面就动手动脚，吃豆腐不是这样吃法的。介绍人是山东女人，豪爽，火气大，看到小皮匠进门，还一面孔贼忒忒兮兮，拿起一把芦花扫帚没头没脑就一顿打，一边打一边骂“下流坯”。小皮匠一点解释的机会也没有。

那以后，好长一段日子，小皮匠都会做一个梦，一只黑猫蹲在茶几上，凶狠地盯着他，盯得小皮匠汗毛凛凛。小皮匠醒来查黄历，上面明明明白白地讲，梦见猫，品德会受到非议。他梦到的还不是普通的猫，而是全身漆黑的恶猫，品德受非议的程度应该更加严重。果然，鹅蛋脸和山东女人就像两只大喇叭，逢人就讲小皮匠的这件事，把他讲得十恶不赦。传到后来事情已经走样了，在那条小马路的梧桐树下面发生的事，细节越来越丰富，把小

皮匠说得比流氓还要流氓，比无赖还要无赖。鹅蛋脸有次吃隔夜菜吃坏了肚子，在门口呕，大家便以为她怀孕了。有个老太婆还扳手指头算时间，算算差不多，说是“坐上喜”。不断有人到皮匠摊来，隔开几米对小皮匠指指戳戳。事后回想起来，江水英之所以看不起小皮匠，很大程度上和这些传闻有关。问题是，没有人当面向小皮匠求证这件事，否则小皮

匠还有机会申辩一下，但没有人给他这样的机会。小皮匠到黄河路介绍人家里去了几次，每次总是拎一只水果网篮或者一包橘红糕，想解释清楚。山东女人每次时间都拿捏得分毫不差，等小皮匠放下水果网篮或者点心，立即操起芦花扫帚。小皮匠只好落荒而逃。小皮匠有很长一段时间瘟头瘟脑，抬不起头来，甚至想到过搬家。在这个地方，他的名声已经彻底臭了，要想挽回影响是不可能的了，不会再有谁给他介绍女朋友了，也不会有哪个女人肯跟他了。果然，在以后的几年里，一直没有人给小皮匠介绍对象。

就因为相了一次亲，顺便买了几只旧轮胎，小皮匠在弄堂里享受的几乎就是四类分子的政治待遇。

还好，人是容易遗忘的动物。小皮匠夹紧尾巴做人，终于熬出头了。这几天，又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了。

那个女的在酱菜店里的营业员，名字很好听，叫陈翠英，鼻子翘翘的，初看之下长得也很顺眼。只是那女人左长了两颗老虎牙，本来这也没什么，问题是那两颗老虎牙的尺寸特别大，好像吃进去的营养，都让这两颗牙齿吸收了。严格来说，这两颗牙齿不应该叫老虎牙，应该叫獠牙。陈翠英嘴唇合拢的时候，稍不注意，便会冒出一左一右两个尖角，就像年轻的年轻人喜欢整天在嘴里嚼泡泡糖，而她则喜欢从早到晚在嘴边塞两粒米饭。女人似乎也觉得自己老虎牙有点不雅，于是始终紧抿着嘴唇，即便如此，那两颗老虎牙依然不断地寻求突出重围，所以每隔上一段时间，她就会张一下嘴，把上嘴唇向前一冲，再向下一包，合拢。

同和里

王承志

